

纪念
江隆基
诞辰100周年

江隆基 教育文选



兰州大学出版社

《江隆基教育文选》编辑委员会

纪念江隆基诞辰100周年

江隆基教育文选

编辑委员会

聂大江

王学珍

高延龙

陈德文

李发伸

杨恕

苗高生

李希

黄剑华

G40-53

113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纪念江隆基诞辰 100 周年:江隆基教育文选/《江隆基教育文选》编辑委员会编.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5. 12

ISBN 7-311-02704-7

I. 纪... II. 江... III. 教育学—文集
IV. G4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8278 号

.....

纪念江隆基诞辰 100 周年

江隆基教育文选

《江隆基教育文选》编辑委员会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E-mail: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兰州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0.5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54 千字

印数:1~1500 册

ISBN7-311-02704-7/Z·64

全套定价:72.00 元

本册定价:38.00 元

前言

江隆基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为了纪念这位为人民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教育家，兰州大学与北京大学、延安大学联合举办江隆基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

这次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编辑出版两部文集和一部画册。《江隆基教育文选》就是其中之一。

江隆基是一位勤学不辍、勇于探索的教育家。他从1926年发表第一篇《替小学教师说几句话》文章开始，一直到1937年1月走上教育工作岗位以后的长期教育实践，几乎每个历史段落，他都结合当时的形势和任务，针对学校教育中需要解决的诸多原则问题，或作报告，或写文章，提出自己的见解。更难能可贵的是，几乎所有的报告、讲话、文章都是他一字一句地亲笔动手写的。我们在编选他遗留的文稿中，看到几乎所有文稿都是密密麻麻几经修改、补订，使我们深有感触。我们由衷地想说一句：“江校长，您太辛苦了。”科学大师爱因斯坦在创立相对论时，也提出了另一个

公式,他说:什么是成功?成功=艰苦的劳动+正确的方法+少说空话。我们也要由衷地说:“江校长,您是成功的!”您的严谨、勤奋、认真的锲而不舍精神是永恒的。

我们要特别感谢兰州大学苗高生教授,是他在20多年对江隆基的研究中,搜集到许多原始的珍贵资料,使这部文选增加了许多新内容。可以说,这部文集比较全面地记载了江隆基的教育思想。

我们在辑录中,本着严谨、认真的原则,对江隆基文稿,逐字逐句进行校正。对原稿除进行必要的技术性处理外,都保持原貌,并作了必要的注释。

文集的最后,由苗高生教授提供了江隆基生平年表。

在编辑过程中,兰州大学副校长杨恕教授负责组织工作,李希研究员(原兰州大学副校长)远道来到母校和苗高生教授一起负责编审工作。我们要感谢兰州大学党委宣传部和兰州大学出版社的同志,是他们的热情支持,鼎力相助,才使得这部文选在较短的时间付梓出版。

限于我们的编辑水平,不妥之处,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辑委员会

2005年12月10日

目 录

替小学教师说几句话	1
告为人父母的人	4
科学与民主	
——为纪念五四运动而作	7
做一个时代青年	12
陕西省立第二初级中学战时教育工作计划	19
离开临汾后的民大	26
以战斗的学习纪念战斗的五月	33
一个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模型	36
在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旗帜下前进	45
反对教条主义,贯彻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	51
关于贯彻民办公助政策的初步总结	55
边区教育的回顾与前瞻	67
文教统一战线问题	82
西北区中等教育现况与今后改革意见	89
稳步改革旧教育,努力建设新教育	102
积极开展工农干部的文化补习教育	112
加强学校工作中的政治性和思想性	116
怎样办好今年的冬学	130
积极实施新学制	135

加强儿童教育工作	145
掌握“速成识字法”，努力发展工农业余教育，为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而奋斗	148
认真贯彻“全国综合大学会议”精神	158
北京大学开展学术思想批判的经验	164
关于开展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172
和青年同志们谈谈向科学进军的问题	183
北京大学 1955~1956 学年工作要点	186
全面发展与发挥个人特长的几个问题	197
建设新北大的几个问题	203
高等学校教学工作中的几个原则问题	215
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227
关于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些措施和经验	241
关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几个问题	248
中共兰州大学第二次党代会工作报告	251
教育工作中的群众路线问题	265
兰州大学贯彻《高教六十条》实施细则	268
谈谈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	282
试论高等学校工作的经验	289
关于评先进的几个问题	295
1962 年全校科学讨论会开幕词	300
正确处理科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309
做好总务工作	320
树立革命的科学的学风	324
江隆基生平年表	330



替小学教师说几句话^①

(1926年4月)

许多关心县事的人动辄说：“吾县教育太腐败，大多数小学教员不称职，称职的又多不负责任。”是的，这是千真万实的话，谁也没有理由去反对。不过，我以为凡举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因果关系。种了好因，才能结出好果。结的果不好，种的因一定不好。所以我们观察一件事情，必先要考究它的成因。西乡的教育种的是什么因呢？教员们辛辛苦苦卖一年到头的气力，差不多声也讲嘶了，嘴也拌烂了，而所得的报酬只不过200来串铜钱。你想在这个米珠薪桂百物昂贵的时代，拿这个区区的数目，买饭都恐怕吃不饱，哪还有能力养家？哪还有余资供子弟求学呢？替社会服务而叫父母妻子挨饿，教别人的子弟而叫自己的子弟失学。这种愚傻的事情，除开热心公益到十二分的人，我相信他决不肯去干的。那么，就无怪乎有学问有才气的人视教育界为畏途，相率改业换行了。等到好人走了以后，那就只好让那些顽固不化的冬烘和似通不通的后生来鬼混了。讲到这种人物，他们对于教育的意义根本就不明了，什么时代潮流、教学方法、儿童心理，压根儿就没听说过。他们跨学校门的目的是，完全是出于百无聊赖迫于生计，权且找个啖饭的地

方,何尝有教书的诚心?你想把百年树人关系国家命脉的教育事业,委到这些人手里,何得不腐败,何得不糟糕呢?至于少数存留在教育界的有学识的人,迫于生活的困苦,家庭的要求,不得不另谋活动另图兼差。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顾到了此,就不能顾彼。于是把教育的事业,视为无足轻重可急可缓了。由此看来,教育之不称职和不负责任,完全由于待遇之不良。若不改良教员的待遇,而想教育发达,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事。

在外国当教员的大都同官吏受同样的待遇。对于教员的任免、俸给和荣誉,都是有法令规定的。大概小学教员,都要经过一次严格的考试。(编者注:此处原文缺损)成绩优美,还有额外的奖金。发生疾病,有医药费。出外旅行,有旅行费。年老去职,有养老费。所以,他们既不愁自己的吃穿,又不愁家庭的用费,专心一意地去教书,再没有别的妄想。这就是外国教育发达的一个大原因。

哼!癞蛤蟆别想吃天鹅肉!西乡县是什么地方,敢和人家文明进步的外国比吗?那么,让我们缩小眼光,看一看本国东南各省的小学教员是怎么个情形?在潼关以东各省的学校,自幼稚园以迄于大学院都是有组织的。一个学校里边有评议会,有教授会,有董事会。学校的行政是会议制的,不是独裁的;是由教员共管的,不是由校长垄断的。所以他们任免一个教员,是要经大众同意的,完全以学生的功课、学校的利害为前提,毫不夹杂一点势利或情面的观念。至于待遇一层,虽然赶不上外国的阔绰,却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供给家庭的费用。所以他们也是专心教书,一意办学。教育只见其进,不见其退。

掉过头来看看我们县里的情形,恰恰和外边相反。这就无怪乎教员不称职,不负责任。教育不唯不进,反而开起倒车来了。所以我们要想改良教育,就得甄别教员;要想得到好教员,

就得改良待遇。鄙人不敏,现拟出几条具体的意见,就算给吾县当局上的条陈吧:

第一,小学教员须经考试任命。每年开始举行教员考试大会。及格的由教育局分发任命,没有经过考试的,一概不认其有小学教员的(编者注:此处原文缺损),以免误人子弟杀人父兄。(作者按:这种办法,县里前两年曾实行过,不知以后因何停止。)

第二,年薪至少的限度要 150 元。因为这几年来,我县物价暴涨,生活程度有增无已,必须要这个数目才能维持一个人的衣食费用。否则,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志士亦难枵腹从公。

第三,奖金和旅费。教员中如果有克尽职务成绩出众的人,应酌给奖金,以示鼓励。此外,若分发较远或出外做调查事业的教员,亦应斟酌情形发给旅费,以示优待。

第四,薪金应逐年增加。150 元的年薪,虽然可以维持个人的生活,但是家里如果有两个吃闲饭的人,再有一两个子女要读书,那可就供给不过来了。如果每年增加薪金,使他们的生计充裕,一则可以免别的事情分他们的心,再则可以奖励他们终身从事教育。

第五,地位的保障。教员的地位,最要有适宜的保障。否则,患得患失,日求巩固其地位,哪还有心教书呢?我主张考试之后,及格的授以证书。有了这张证书,他可以随时随地去教书。若被非法免职,还可据理上诉,这样就不怕被人排挤了。

(原载《西乡》第 36 号,1926 年 4 月)

注释:

①《西乡》:系地方性刊物。它是陕西省西乡县在北京等地学习和工作的同乡于 1923 年在北京创办的。创办人薛祥绥。



告为人父母的人

(1926年5月)

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初步，是各级教育的根基，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不可一毫疏忽的。因为幼稚期是人生最重要的时期，什么习惯、品性、思想、技能，都要在这个时期打个基础。若基础打得适当稳固，就终身受用不尽；若基础打得不适当不稳固，那健全的人格就不容易造成了。我们看见人们初生下来，同是圆颅方趾，同具耳目口鼻，肚子饿了都知道哭，心里高兴了都会笑。但是年龄长大，就显出许多的区别来了：有的身体孱弱像小绵羊一样；有的意志坚强有少年英雄的气概；有的天资聪颖得和猴精相似；有的赋性蠢笨得与野牛一般；有的幸福无量一辈子受用不尽；有的痛苦无涯终身脱不了苦海。推其所以致此的原因，无非是先天的遗传、后天的环境和教育有不同而已。先天的遗传属于“优生学”的高深学理，现在暂且不谈。至于后天的环境如何方为适宜，教育怎样才能收效，那是我很愿意和我故乡父老讨论的。

我相信做父母的没有不希望儿女成人；没有不默祷儿女幸福的。但是大多数的父母对于他们的儿女，都是爱之不以其道，教之不得其方，所以结果总是失望的多，如愿的少。我以为

如果他们能照下边的方法去做,一定能够稳操胜算的。什么方法呢?

(一)教养儿童应当以他们的心理为根据,凡事顺其势而诱导则易,逆其势而强迫则难。教养儿童也是这个道理。若能明了儿童的心理,然后用种种方法去诱导他,启发他,暗示他,则受你诱导、启发和暗示的人,一定很高兴受你的教导。(编者注:此处原文缺损)不出以下的范围:(1)儿童生来就是好动且好游戏的。(2)儿童的心是好奇的。(3)儿童是富于模仿性的。(4)儿童是好高的。(5)儿童是乐群的。根据这五种心理,我们就知道教养儿童,第一,要指导他们做种种有益的合理的运动和游戏,使他们身体康健,精神愉快。知识就容易增进,思想也容易启发了。常见乡下的父兄,对于他们的子弟,绝对地禁止游戏。居家不让他出大门一步,好似囚犯一样的困在屋里,走路要他们斯斯文文,摆出道学先生的架子。到后来把子弟弄得弯腰驼背、面黄肌瘦,想医治也没得法了。第二,儿童对于任何事物发生疑问的时候,为父母的应当充分地给他解释。因为好奇就是求知之门,若利用他的好奇心,就可给他灌输无穷的知识。第三,做父母的处处要给儿童一个好榜样,使他不至于学坏。第四,应当利用儿童的好胜心,鼓励他们上进。第五,应当让他们和好的同伴在一块玩耍,以免其寂寞,且养成合群心。

(二)做父母的不要轻视儿童的个性。我常见许多为人父母的,把儿女当做自己的所有物一般看待,用强横的意志去支配他们的动作,用高压的手段去强迫他们服从。儿女有过也不去推究他们致过的动机,只是一味子痛骂痛打,使他们没有申辩的余地。儿女受屈也不替他们原谅,只是随意驱使,使他们敢怒而不敢言。简单一句话,父母叫儿女做东,他不敢做西;叫儿女死去,他不敢活着。哪知这种态度乃是大错而特错的。因为一个儿童虽然是他父母的,但他同样是人,他有人的特权,

不能让旁人决定他的命运。是公民他就有国家保护的权力,不得让别人侵犯他的正当的自由。所以做父母的虽然应当拘束儿女,但不可专凭一己的心意去垄断。古圣贤虽然教为子的止于孝,但他跟着就说为人父的要止于慈。如若父不父,而强要子为子,那就成了片面的义务,不是古圣贤所以教人的本意。(编者注:本文未完,后缺损)

(原载《西乡》第 38 号,1926 年 5 月)



科学与民主^①

——为纪念五四运动而作

(1937年4月)

“赛因斯”(科学)和“德谟克纳西”(民主)是五四运动时代的两个中心口号。我现在旧话重提,并不是主张复古,而是觉得这两大要求迄今犹未失掉它的意义与价值,虽然五四运动距现在已经是足足的18个年头了。

过去有些人对于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估计得不够,因而把那个时代所崇拜赞美的“赛”“德”二先生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以为五四运动只是些上层的市民和知识分子所玩的把戏,“赛因斯”和“德谟克纳西”也只是这些阶层的人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所发出的一种呼声;这种运动,这种呼声,在中国社会的那一阶段上虽曾起了相当的作用,可是不久以后,等到中国社会发展到另一阶段的时候,上层的市民和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已经完了,因而他们所领导的运动便成了历史上的陈迹,他们所呼出的口号,便成了过去的余音。其实,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我们如果把现阶段的中国社会的性质客观地分析,把大多数的中国人民的要求仔细地考察一下,那我们便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五四运动的使命并未完成,“赛”“德”二先生的身价并未减低,同时市民阶层和知识分子的历史任务也并没

有完全终结；虽然如今的社会运动已不是上层分子所能包办，而处处带有广大的下层群众的基础了。

平心而论，五四运动在中国晚近史上确实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的壮举。从对外的观点上说，它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光荣的序幕；从对内的观点上说，它是反封建余孽军阀官僚的国民革命史上最灿烂的一页；从文化的观点上说，它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期”；从伦理的观点上说，它是旧礼教的“寿终正寝”。它的这种重大的历史意义，到现在不仅没有消减，反而因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封建余孽的跳梁，以及一切因袭、传统、旧礼教、旧观念的死灰复燃，而益发加重了。我们现在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摧毁封建势力的根基，防止文化上的开倒车，阻挠一切复古的阴谋，都有继续五四运动和恢复五四精神的必要，而五四的精神除过自由与解放之外，便是科学与民主了。

我们现在把 18 年前的时代要求重新地提出，自然不是要过去的历史单纯地再演一遍。社会是不断进化的，历史也是继续翻新的，这 18 年来的社会关系的演变和客观条件的变动，使中国的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都以新的姿态和新的内容而出现了。五四运动的历史使命虽然还未完成，可是继续领导这个运动的却是另一批新的社会力量。科学与民主这两大要求虽然还未实现，可是它的涵义却更加明白而具体了。五四运动时代的意识形态还是朦胧的、浪漫的、模仿的、机械的，而现在的社会思想却是具体的、现实的、自主的、辩证的了。五四运动时代的行动只是粗浅的理性主义的反映，而现在的社会运动却有深刻的科学理论作准绳了。所以在今日重新地提起“赛”“德”二先生，其意义是更加重要，其作用是更加广大了。以下我再将“赛因斯”与“德谟克纳西”分别地加以探讨：

所谓科学(赛因斯)便是一种有系统、有组织、确切而实在的学问。换句话说，世界上的一切现象被我们用适当的方法把它的原因结果、外表实质，研究成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便叫做

科学。科学的范围是很广泛的,所有宇宙间一切自然的或社会的现象都是它的研究对象。所以我们提倡科学不应该只看到自然科学而忘掉了社会科学,更不应该只注意科学的效用,而忘掉了科学的精神。什么叫做科学的精神呢?简单地说便是追求真理和拥护真理的精神。在人类的历史上有许多的科学家为了追求真理而寝食俱废,甚或毁身倾家,更有许多的科学家为了拥护真理,而为人所害,甚或为世所弃。因为科学的真理是往往和事物的现象,以及传统的观念相冲突的。譬如就事物的现象看来,太阳好像是在绕着地球旋转,而科学的真理偏要说地球是在绕着太阳旋转。根据传统的观念,“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而科学的真理偏偏要说“地是圆的天是空的”。总之,人类在其不可推算的生活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的迷信和偏见,由这些迷信和偏见又造成了各种因袭与传统,这些迷信、偏见、因袭、传统,常常以先入之势把人们的观念支配得定定的。一种科学的真理要想变为普通的常识,自然需要和迷信、偏见、因袭、传统之类作无情的斗争,因而追求真理和拥护真理的人们便常常会遭受牺牲了。五四运动时代曾有不少的我们的前辈为了科学的真理而挨骂,而流血,而被逼害。他们经过了不断的残酷斗争才为中国文化史上放了一线的光明。然而不久斗争便松懈了,运动便停止了。更可悲的,是过去曾经不顾一切为科学的真理而奋斗的人们,现在竟有一变而为抹杀真理蔑视科学的复古论者。这些人企图利用他们在历史上所造成的地位把历史的车轮再推倒回去。对于这些糊涂了的人们,我们希望他们顾念自己的光荣历史,顺应社会进化的法则,重新再来一个“转变”。同时对于那些老当益壮贯彻始终的老战士们,我们毫无疑义地还是应该热诚拥护,亲密合作,大家站在一条战线上共同去完成五四运动所未完成的使命。

至于说到科学的技能方面,那更是我们所应极力提倡的。在这民族危机一天加深一天的时候,救亡图存成了每一个中

国人的神圣任务。但救亡图存决不是单靠亢奋的热情和空洞的呐喊所能实现的。我们青年人所常犯的毛病便是多用感情少用理智,偏重理想而忽视技能。现在中华民族的救亡运动已逼近直接行动的时期,假如我们不从实力的准备上下手,那么,一旦抗战爆发,我们便会手忙脚乱起来。这里我要特别地声明:我所谓实力的准备决不仅限于武器一项。一切国防的建设、经济的计划、物质的配备和人力的补充,都是实力的准备,而这些事项都有赖于科学之推动。所以科学虽不是唯一救国的万能妙药,但却是充实救国力量的一种利器。

现在我要谈到民主了。民主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最好是引用杜威博士的话来说明。杜威博士把民主主义的元素分为四种:第一,政治的民主主义,就是用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之类;第二,民权的民主主义,就是注意人民的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类;第三,社会的民主主义,就是平等主义,如打破不平等的阶级,去除不平等的思想,要求人格上的平等;第四,生计的民主主义,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计,铲除贫富的阶级之类。我们如果把杜威博士对民主主义的这种解释和我们伟大的民族领袖——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对照一下,我们便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三民主义的政治,也不外乎是一种民主政治。因为三民主义和民主主义同是包含着民意、民权和民生,它们的目标同是要做到民治、民有和民享。如此说来,我们现在强调民主,也即是强调三民主义;要求民主政治,也即是要求实现总理的遗教。

因为民主主义的要素不仅限于政治一方面,同时还包含着社会、经济、文化、道德的各方面,所以完全的民主主义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国能够实现,英法美等国向以民主主义相标榜,然而实际上也不过仅在政治上实施少数特权阶级的民主罢了。完全的民主在社会经济制度未变更以前是不会实现的。然而我们决不能够因为现行的民主主义之不完全,因而根本